

侯榕生

# 觀金山寺有感

除了顯豁作用之外，用於「強調作用」的「特寫」技巧亦有下列兩種用法：

3. 暗示的「特寫」 暗示的「特寫」是利用一個事物的「特寫」，引起觀眾深刻的思索，而感受這事物所暗示的整個條件，在表現一種較高意境的「含蓄蒙太奇」或「意識蒙太奇」中，這種暗示的「特寫」是極有價值的。

「暗示」在電影表現手法中常有一種含蓄的意境，因為它能引起觀眾的想像；例如曾得一九五八年坎尼斯影展最佳影片獎的日本電影「車夫松五郎」（無法松の一生）中，人力車夫的幾次「特寫」運用得非常出色，松五郎青年時代，以鮮明壯麗的色彩光影作背景，人力車輪子的轉動「特寫」，速度極快，而當結局時，則以光影色彩作多重變化，最後車輪旋轉戛然而止，暗示松五郎生命的死亡，這種意境，何等深遠，使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。阿弗列德希區考克的「意識昏迷」一片中，葛里哥萊畢克與股格麗麥曼擁抱接吻後，插入一個氫氫朦朧中一重重門打開的「心扉特寫」鏡頭，這在暗示的強調作用之外，更有「意識蒙太奇」的涵義了。

4. 主調的「特寫」 主調的「特寫」，是人物行動或劇情發展中，就其本質的主導事物，加以強調地描寫，而使這個人物在劇情中的主調或主題暗示出來；例如法國名片：「激流」中，因為建設水壩而有些村落難免淹沒，於是洪水泛濫就成為這部片中的象徵主題，同時片中的女主角是一個善良少女，因為大筆遺產正遭受着親戚們的覬覦與迫害，她像一隻無援的羔羊，祇能逆來順受的命運，導演利用這種對比，於是片中再次出現洪水激流和羊群奔跑的「特寫」，以強調人物與主題的關係；却爾斯勞頓在「情婦」一片中，他扮演一個富有辯才精明能幹的名律師，在審訊進行之中，法庭上空氣緊張，導演比利准德却插入一個「特寫」鏡頭，看見這位大律師若無其事地，用手在白紙上作數字遊戲，將這個人物與劇情發展對比起來，造成非常有趣的強調效果。

「特寫」是電影異於其他藝術的獨特表現手法之一，作為一個電影導演，如何熟練地運用「特寫」，是不可少的基本修養，而一個電影導演的高明與否，祇要看他在畫面組合中「特寫」運用是否得當，也就可以決定了。

提起金山寺，凡是看過通俗小說的，都會聯想到白娘娘，小青與許仙，還有那個該死的禿驢法海和尚。水漫金山寺，不是寫白娘娘的道法高深，而是描寫愛情的偉大，白娘娘不是一條得道千年的白蛇，而是具有善良美德的女性，所以，這個傳奇小說感人，與小說有關的地方都連帶出了名，如西湖的斷橋，雷峯塔與鎮江的金山寺。

我在前幾篇拙作中說過；平劇者，即是用歌唱與舞蹈來說明一個故事，像白娘娘這樣的故事，當然會編成戲劇來演上一演了，所以白蛇傳一劇問世焉。全劇大概分下山，借傘、降青、水鬧、斷橋、令鉢、祭塔。惜手邊無書，憑記憶中大略如此，而全劇精華在於水鬧斷橋，至於祭塔除非演出者有條好嗓子，能够唱大段的反二黃，不然，實在是畫蛇添足。

最近幾年來，臺北市的名伶演出，常有金山寺演齣戲，戲詞是崑曲的詞句，難免過雅，這難免臺下觀眾聽不懂，但是身段的美妙，充分的表現了平劇的美點，惟一遺憾的，演出者的臉上沒有戲；為什麼要水漫金山？為什麼要死氣白賴的接許仙回去？沒有。我敢說，都沒有表現出白娘娘的當時情緒。

半個月前——在文章發表時，該說一個月前了——在介壽堂，又看次金山寺，演出者是梁秀娟女士，在她的身上，臉上，我找到了白娘娘的情緒，這情緒加強了戲的境界，我這臺下的觀眾極受感動。

「……乘風破浪而來，要接官人回去」

這時，白娘娘的臉上悲哀怨，是悲痛；她怨那法海禿驢多管閑事，把她心愛的人兒搶走不放，而她對他，一向是「敬夫如天」，雖身為妖物，却從無半點傷害許仙的意思，當她始則哀求，繼則講理，最後忍無可忍的悲怒，不得已的水漫金山，這一切情感上的變化，都可以在梁秀娟女士所飾的白娘娘的臉上，身上表現出來；水漫金山，不是鬧法，而是說北平諺語；「打鴨子上架」逼出來的。

戲散後，其戲評家除大讚特讚外，並問我有什麼觀後感，我說「今天這位白娘娘，具有成熟的少婦感情」。

詩句中的閨中少婦，「瞥見陌頭楊柳綠，悔叫夫婿覓封侯」，也是同樣的成熟少婦情感，只是她叫他去的，並不是半途殺出個法海禿驢搶去的中人的身份、個性、情感，所謂「演戲演化了」，也就是演出者就是劇中人了，梁女士的金山寺即是最好的說明，最好的例子。

搖筆桿的人，公認是易感者，那天的一聲：「接官人回去」，本人幾乎落淚，我真想撲那老禿師一頓禱杖呢。

本文決非捧場，亦非戲評，乃是易感者的觀後速記。

電影講  
座之二